

# 美国战后独占日本的筹码(下)

◆ 吕福海



“裕仁的签字在这里”，1945年9月8日，杜鲁门(右)兴奋地指着停战诏书说。站在他旁边的是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中)和陆军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后者手持的文件是在密苏里号上签字的投降书

为了在日本投降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美国进一步放宽了对日本的要求，在日本乞降照会的答复文中，美国放弃了要求天皇签署投降书的要求，改为让天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签署必要的投降条款”，也不再要求废除天皇宪法权力，改为“自投降之时起，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力应从属于盟军最高统帅”，美国的答复中也不再提“无条件”三个字，还保证了天皇以及日本政府都将在盟军最高统帅的统领下得以保存。8月14日，日本告知美国同意新的投降条件并愿意接受美军占领，结果，美国不顾中英苏三国仍存异议，立刻通过广播宣布美国接受日本的投降，在广播中杜鲁门说“我认为(日本的)这一答复完全接受了规定要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 四国占领计划的流产

接受日本投降后，美国立刻派兵占领日本，8月28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横须贺登陆。30日，麦克阿瑟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的身份抵达日本厚木机场，随后，数十万美军陆续进驻日本，接管了各大都市和战略要点，日本全国被分成2个占领区：九州、四国和本州南半部划为美军第6集团军的占领区，本州北半部和北海道由美军第8集团军占领。苏联在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也曾要求参与对日占领，并派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麦克阿瑟共同担任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但美国表示拒绝考虑苏联的要求，只按照雅尔塔会议上的密约，让苏联收回南库页岛并占领了千岛群岛。美国最初想按照德国模式来处理日本的占领问题，还提出了一个四国占领计划，也就是美国占领本州岛中部地区，苏联占领北海道和本州北部地区，中国占领四国岛，英国占领本州西部和九州岛，东京和大阪两城市则由各国分区占领。显然，美国在制定这一计划时过高估计了日本的作战能力和占领日本所需的军力和财力，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会(国务

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小组的一份文件中说“如果这种占领和管制全落到美国一国身上，美国人将不愿意来承担这种单独占领的费用”。

不过，美军在占领日本时并没有遇到起初预想的“费用过高”问题，这还是拜日本迅速投降所赐。本来美国计划在欧战结束后调整全球军力部署，一方面从欧洲调一部分军队前往亚洲参战，一方面实施部分复员，毕竟日本战力不比德国，美国可以开始为战后复员做准备了。由于日本迅速投降，美国干脆直接进入复员状态，杜鲁门宣布，到1946年6月，美国陆军将减少到195万人，到1946年春天，美国进一步宣布到1947年7月，美国陆军将削减到107万人，这样，原本为亚洲战事准备的物资数量已大大超过了占领日本的实际需要。由于物资充裕，美国还对蒋介石政府表示，中国用于占领日本的军队的所需物资也

可以由美国来提供，美国的慷慨当然有其目的，日本在战时一直宣称太平洋战争是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战争，若能让中国人参与占领日本，人种战争的说法就会不攻自破了。

美国原本还想利用苏联机场来轰炸日本，可在攻占塞班岛后美国已经将自已的轰炸范围扩大到了足以覆盖日本全境，从此，美苏在远东合作的大门逐步关闭，随着战事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美国对苏联的戒心越来越重，最后从与苏联共同对日作战转向了防范苏联借日本投降之机在远东拓展影响力。

与苏联渐生嫌隙的同时，美国对中国蒋介石政府也越来越不满，本来美国指望中国成为对日作战的主力，可结果，美军成了对日作战的唯一主力。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上的溃退，美军顺利地推进到了日本周边地区，并在日本投降后很迅速完成了对日本全境的占领，这也给其他国家参与对日占领造成了实际困难，因为这些国家要派兵占领日本，就必须先把该地区的美军撤走，而这样也势必引起混乱。作为美国合作者的中国和英国因自身原因也很难提供占领军，中国当时国内局势不稳，因而蒋介石政府难以出兵；英国在二战后已是风雨飘摇，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独立运动更让英国无力东顾。

## 日本投降的方式成为冷战开端

最终，除小部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外，绝大部分的对日占领任务都由美军完成，盟国对日本的指令都必须经由美国政府传达给麦克阿瑟的盟军总司令部(GHQ)实施，美国对日本实施了实质上的单独占领。麦克阿瑟在GHQ起用了被称为“巴丹集团”的一批将领(也就是二战初期和麦克阿瑟一起被日本打败，从菲律宾撤往澳大利亚的军官)，其中最为麦克阿瑟倚重的是惠特尼准将和威洛比准将，前者律师出身，出任GHQ核心部门民政局局长，负责在日本推行民主化改革。后者是行

伍出身，担任第八集团军参谋二部部长，负责军队政治工作。

在制定对日政策时，美国国内大量顶尖日本问题专家提供了参考意见，比如后来成为日本学名著的《菊与刀》就是本尼迪克特提供的一份政策性研究报告。与此同时，GHQ的组成人员却有些连日语都不会的人，这些纯粹的人也是最能代表美国政治传统的人，面临的对日本进行改革的任务又十分紧迫，这种人员组合造就了日本战后改造的奇景，在保留日本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全面非军事化、民主化和美国化。

让占领日本的美军没有想到的是，曾经那个号称要“一亿玉碎”与美国人民同归于尽的日本民族却出人意料的并未表现出太多敌意，甚至有人对美国非常欢迎。有些日本人对美军占领带来的改革怀着复杂的感情，文学家河上彻太郎称之为“配给制自由”，一语道破了这种改革中的自相矛盾。另一部分日本人则认为美国占领带来了“从天而降的礼物”，其中就包括了日共领导人，后来病逝于北京的德田球一。而对于普通日本民众来说，美军最直接的“从天而降的礼物”则是糖果、雪茄、口香糖和随时随地的和善态度，在第一批美国大兵到达日本的几天之后，“给我巧克力”就成了围绕在这些占领者周围的孩子们的口头禅。

日本投降和美国单独占领可谓外交史上最富于戏剧性的转折，日本在美国主导的改造下迅速完成了从美国的对手到美国的盟友的大转身，而美苏这对战时盟友之间的矛盾却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过程中彻底公开化。著名的日裔美籍历史学家江昭在美国占领时期正好在日本读中学，作为亲历者和研究者，他对那段历史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有着非常深切的感受，在《剑桥美国对外外交史》中，他评价道“从很多方面来说，日本投降的方式不仅使之成为战后和平的开始，也成为冷战的开端”。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8月下

# 沈寂口述历史

沈寂口述 葛昆元 撰稿



## 21. 日本人关押了我

我被押到门外，上了一辆汽车，被两个人夹在中间。本来呢，汽车应当是从北京路开到四川路桥的，谁知这辆车却是从西藏路开到南京路。我不知道要开到哪里去。日本人也别说送我去宪兵队。后来汽车从南京路转到四川路，过了四川路桥下去，开进了新亚饭店，这里已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一所监狱。

日本人将我押到一个房间里，让我一个人坐着。有一个翻译看着我。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当时我很害怕。不一会儿，日本人把我身上的手绢、皮带、鞋带都收走了，放在一个小包里。又等了一会儿，来了一个日本宪兵，押着我走进一条弯弯曲曲的弄堂里。最后，停在一幢监狱前按铃，铁门开了，我就被推进去。

这时我看到，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天井，里面是牢房。牢内的宪兵登记我的名字，还要我脱下鞋子，把我关入1号牢房里。牢房门很矮，门槛又高，我只能低头、弯腰向里面钻。不料，那个宪兵朝我的屁股上狠命踢了一脚，我一个跟头，就滚进了牢房。我赶紧爬起来，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抬头一看，这间牢房里已经关着五六个人了，牢房地上铺的是地板。这时我心里很乱，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因为什么事情被抓进来的。是因为我参加新四军的事情被鬼子察觉了，还是我写的小说出问题了。同时，我又担心我的母亲，我被日本人抓了，她老人家又要急坏了。此外，我还担心未婚妻，今天刚订婚，会不会连累她？总之这天夜里我的脑子很乱。看看其他人都睡着了。一人一条毯子，靠脚一头折起来。没有枕头，都拿裤子当枕头。其中有一人，将头伸出来，看看我。我只看见一双眼睛，褐色的。头上围着一条毛巾，有点奇怪。

早上5点左右，日本宪兵来到牢房大声喊犯人们起来。我起来后，看见同牢房的一个人满脸胡子，不知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穿着一件中国袍子。日本宪兵在喊：“出来，出

来！”那个满脸胡子的人是室长，就带我们钻出牢房去洗脸，到存物处拿鞋子、牙刷、杯子，但没有毛巾。这时已是冬天，用冷水洗脸，太冷了，吃不消。就在这时，我看出那个室长，头发是卷的，是外国人。只见他洗脸时，解下扎在头上的毛巾，擦脸，用完后又扎在头上。

过了一会儿，来了个宪兵，把室长叫去。很快，他拎了一桶水进来，用一条破毛巾，蹲在地上揩地板。牢房里的车轮流。我是新来的，他们不要我揩地板。地板揩好后，早饭送来了。室长对日本人讲，今天多了一个人。日本人就多给了一个碗。牢里有一个值班的难友将粥一碗一碗盛好塞进来，最后一碗就放在我面前。我不想吃，那个室长就拿来吃了。饭吃好后，就坐着。

过了一会儿，牢门外有人在叫倒便桶。每间牢房地板下都有便桶，很沉。这时，那个室长便和值班的难友一起搬便桶。牢房有个窗口，窗口外面是沿马路的，外面有声音，我们都能听到。牢房的窗户装铁丝网，牢房顶上有盏电灯，日夜开着。墙上贴了一张白纸，写着坐牢须知，如不得大声喧哗，不得交谈，不得私藏违禁品等等，一共有五六条。

第二天，是个晴天，太阳光照进来，大家都一起坐着晒太阳。牢房里有位老头，头发花白，坐在我对面，不说话。我就过去问他：“老先生，你犯了什么罪？”他眼一抬说：“犯什么罪？我爱国！”他告诉我，他原来是中国中学的校长，敬重孙中山先生，每个星期都带领全校师生在礼堂里诵读《总理遗嘱》，礼堂中央挂着孙总理的像。日本人侵占租界后不许诵读《总理遗嘱》。可是他不怕，继续带领师生读。日本人恼羞成怒就把他抓进来了。这时，那个室长将牢房里的事情样样都弄好后，就开始手臂交叉在胸前在牢房里来回踱步。看上去他身体很好。我问校长，他到底是什么人？老校长说：“他是德国间谍，你不要去理他。”

牢中和我坐在一起的叫赵启青。我问他：“你是在什么地方做事的？”他先不愿说，过了一会才告诉我，他是开明书店的，是和夏丏尊一起抓进来的。接着，他告诉我：“你昨天晚上进来的时候，夏丏尊早上刚刚出狱。”

## 13. 脑子轰一声炸了

我揣着吴大小姐的珠花头面，急匆匆地往家跑。那时的我不懂这是偷，只知道心里害怕。按说平时胆小的我怎么也拿不出这样的勇气，可也奇怪了，那面似乎令我着了魔，我攥着它，觉得衣服里都透出水钻的光亮来。

偏巧不巧，拐个弯我就撞见了秦川，我惊地后退一大步，他也吓了一跳，我们俩脸对脸地愣了几秒。我下意识地捂住口袋，急吼吼地，“你干吗？快起来！”秦川眉毛挑了挑，一脸古怪的表情，扭扭捏捏的，既不让开路也不说话。我看看别扭，推了他一把，“好狗不挡道。”

放在平时他早骂回来了，可那天他却梗着脖子，生生憋了回去，只说了句不疼不痒的话：“是你挡着我呢！”

我白了他一眼，闪过身子绕着他走，却又被他喊住了。“哎……”“你到底要干吗？”“你……”“说啊！”秦川咳了咳，样子少见的羞涩，好像费了好大的力气，嘴里才进出了几个字：“你……以后少胡说八道！”“你才胡说八道！”

我下意识地和他抬杠，但刚说了半截话就一下顿住了。之前我一直紧张珠花头面，把刚刚玩三个字时大喊“我爱你”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现在猛地记起，脑子轰一声炸了，羞愤地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我才明白秦川是特意等着来当面欺负我的，一汪眼泪倾泻而出。

秦川见我哭了，一下着了慌，手忙脚乱地围着我转，嘴里念叨：“好了好了，你胡说就胡说，我倒霉还不行么？”我更加气，呼吸都不顺溜了，直指着他：“秦始皇！告诉你，这世界上最恨你！最讨厌你！讨厌你！”这回换秦川愣住了，我眼见他举起了拳头，知道他是真气急了，我干脆把眼一闭，心想：打吧！把我打死算了！也不用怕吴大小姐找来要珠花头面了。

可我等了很久却迟迟没觉得疼，我微微睁开眼，看见秦川已经放下了手，他低着头站在那儿，身形仿佛小了一圈，竟令我头一次觉得可怜。他没骂我，什么都没没说就走了。

那天以后他不打我了，可是也不理我了。那真是一个苦闷的夏天。满院子飞蜻蜓的时候，没人来窗底下喊我一起去抓了。我独自在西大院的花池子里逮到一只红色老子

儿，也找不到人显摆，只好讪讪地放了。院里半夜进了一只瘸腿的黄鼠狼，大人们救起来放在纸箱子里说是养好放到景山去，没人陪着我也不敢去看。无聊至极的我终于学会了翻绳，能翻出降落伞，还能翻出乌龟，可是却不知拿给谁瞧。吴大小姐的珠花头面被我藏在院北墙冬天存大白菜的架子下面，落了一层浮土，因没人欣赏而毫无光亮。

我又沮丧又纳闷，明明那么多讨厌秦川，怎么还跟他一起干了那么多事，以至于没有他反倒觉得空落落的呢。

大好的暑假没人找我玩，我就只好在家蹲着。那天是小礼拜，晚上要做炸酱面，我妈在厨房泡黄豆，我无趣地坐在门边的小板凳上，玩帘子上的珠串。奶奶掀帘进来，一把打掉我的手，“又揪珠子！你这小丫头片子手就不老实！早晚那片帘子得让你弄散了架！老跟这儿蹲着干吗？怎么不出去野啦？”我懒懒地放下手，“热，不想去。”“嘿！热还拦得住你了！”奶奶接过我妈手里的盆，“不

过这几天是挺消停的，倒没见老秦家那小子找你来了。”“不找好！我就不愿意乔乔和他们家小子混一块，您看看，他们一家子老老小小都算上，哪有踏实念书的！”我妈接过话说。“对！少跟他们玩啊！”我奶奶也跟着搭腔。

“知道！”我使劲挪了挪小凳子，不耐烦起来。平时我看看我妈和我奶奶见到秦川他们家人也有说有笑的，背过脸就教训我不让我理他们，理由无非乎就是他们家大人市俗、孩子不上进。可我们家里人倒是都念了书，我也没见过哪里比他们家要好，却又偏偏瞧不起他们。

“我想来想去啊，丰和他们结婚要订那家具，还是别找人打了，我看秦家的那套组合柜就挺好的，上回我听秦老太太说，他们家建军现在正折腾这个呢，要是托他弄，街市街坊的，还能便宜点呢！”

我奶奶说的是我叔叔要结婚的事，他之前一直住单身宿舍，现在快领证了，要搬回到院里来，前几天我妈一直在收拾屋，现在正盯着订家具。

“行，那回头我去跟卫红说说。”我妈点点头。

# 曾少年

九夜茴

